讀史劄記 補編 全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591
冊數	4 (	4)
函號	185	14

内閣文庫

和	二四五九	八五函
	四冊	二架

和書門

類	二四五九一號
七〇函	三架
四冊	

史考

史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讀史劄記補編卷上

羽倉用九玉乾著

周紀

顯王十年令雖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至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

鞅與金於徙木者。而人始信令。刑太子傅師。而人始畏令。罰初言令不便。後言令便者。而人不復議令矣。夫廢棄古制。罪當車裂。然布令之初。丁寧示告之。而後斷然施行。能令秦國遵用。豈非英傑哉。

凡行大變革。堅忍不拔如鞅。然後始可言成功。且其所罰。止於初言不便。後復言便者。而初言不便者不罰也。雖後言便。不來言者亦不罰也。以視腹非之法。有太寬者。後世唯以酷虐歸鞅。恐寬。

赧王八年始出胡服之令而招騎射。

武靈之胡服非唯取便於騎射。兼欲使胡人懷伏也。當時趙强胡弱。故此策得行。若趙弱胡强。而倣胡俗。則趙將爲胡所併。魯築楚宮而以於楚。卽是

四十九年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至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而馬食之。

秦採才於他國可也。至令佯死廁中者據巖廊。如國體何。然視魏仍用堂下馬食者。蓋亦一時風俗。

秦紀

昭襄王五十二年蔡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

更有身死名辱。是爲最下。方雎殺白起王稽叛誅。其最下者已逼矣。而澤言不及此。卽巧於納說處也。蓋說智士。不須十分說破。故遺二三分。令他自會。而其聽之也深矣。

始皇帝十四年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令

欲併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

非爲韓使秦。而進亾韓之術。其人可近乎。斯謂非終爲韓。是翻譽非也。秦王由殺非。是君臣着眼。唯在利國上。而其人之正不正忠不忠。乃非所論也。

孔孟車轍遍天下而終不入秦國有以哉。

二十三年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

破李信二十萬之兵。則王翦六十萬之師旋至。秦富强如是。苟非有內變。諸侯安得息肩。燕丹荆軻之事。未可遽非。

二十九年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

帝危於荆軻於漸離於力士。人主而屢遭此厄。前後所無。而其受惡天下。商君應侯之罪居多。

二世帝三年趙高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高指鹿爲馬。出於不韋布書咸陽。更溯則商君徙木南門爲之濫觴。葢取驗目前秦人風俗。而示信之爲試衆爲劫持。愈下愈逼。

漢紀

太祖元年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羽之不擊沛公。以有此事也。沛公主招降。入關若

往無人之境。羽當秦重軍。確鬥日久。然後至此其兵雖衆。倦憊已甚。將士之心。在焚掠而不在決戰此時沛公軍十萬。而秦人歸心。則雖攻之。勝未可必期故也。羽幸秦宮室完全。縱兵焚掠以取快意耳。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漢僅得關中。則不復憚楚。而羽盡力終不得度河。强弱頓異。若是者雖由人心向背。亦地勢使然。

三年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云云

良八不可。皆抑以陛下能乎。是揣帝之所能行也。謂其君不能。孟子以爲賊其君矣。良竟不免策士。其後帝令叔孫通爲朝儀。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自畫而不求益。皆一時風習

六年赦韓信封爲淮陰侯。

人臣罪莫大於謀反。雖有盛功偉績。斷無免誅之理。今信止於貶爵。而又不聞告者反坐。則羅織作於帝意晰矣。然帝之疑信越而奪之國。乃崩於留侯借箸之時。

七年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云云。

賂遺請託無恥之甚。而帝啗利秦將欺入嶢關。白

璧玉斗會羽鴻門。一斛珠得漢中。四萬金間亞父。而今又厚遺閼氏而求解圍。其在當時。乃爲得計。然雖伏甚矣。西京瑱錦盛行。王氏因遷漢祚。帝蓋啓之矣。

太宗四年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云云。

帝承少主女主之後。朝政紊亂。宜行刷清。而平勃輩不學。惡釐革之不便於已。毀短賈生。終令孝文不得肩三代。惜乎。

六年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亾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使帝用此議。則他日吳楚無由生亂矣。議者或曰。無嗣者空而置之。則諸侯之地一定。而自後有皇子生長當封者。將何地而與之。不出數十年。而天子之地盡矣。是亦不思耳。誼所謂空而置之。言無嗣者。如有罪者。其地固入于官。安有天子地盡之患。

十一年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云云。

錯三書。割折利害。指掌不啻。圖邊防者。不可不熟

讀。其曰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尤詳虜情者。

景帝後元年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至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亞夫將相全才。其確乎有守。眞稱少主之臣。帝信讒去之何也。豈謂七國平定。天下清穆。無復用於才乎。然致此清穆誰功。嗣亞夫爲相者衛綰直不疑。狗尾續貂。尤見亞夫可惜。

世宗元鼎五年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至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先是賞卜式輸財助邊以風百姓。今又有此舉。然天下終無有應者。夫下詔褒美非粃政。賣爵納粟非善政。而賣爵則邊粟不乏。褒美則無有應者。可見虛文之不足以動民也。

嘗酎祭宗廟。列侯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量輕色惡者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令列侯獻金助祭。既是粃政。況以量輕色惡奪其封爵乎。西京立法。不敬之罪太重。坐贓之罪太輕。乃由太祖行賄急於戡定。

中宗地節二年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地以休百姓。　廢兩屯各萬騎以備漢。

漢去邊備。翻令匈奴屯騎備漢。武宣兵威可想。

元帝初元三年春詔曰。至其罷朱厓郡。民有慕義者。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强。

朱厓接近一島。其民豈殊性哉。守土官稱才。安有不治之理。厭役費而輕弃千里地。君相不免其罪。

建昭三年延壽欲奏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君上無知人之明。則必有此病。而病之所由。在屢受下欺。故曰。在上不明固爲有罪。然令其多疑。罪亦在下矣。

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云云。延壽遂從之。

湯非實怒延壽。壽非實畏湯。葢湯知壽懼矯制得罪。故爲刼掣之狀。令壽得後日分疏之便也。

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云云。

此役曲在漢。而單于曩日乞迎。慢漢汎語也。湯執其語。猝至穹廬。而責出城。由其乞迎而來。由不出而攻之。是以曲歸彼也。敏甚矣。宋之於金。中國每負曲名。悲哉。

平明四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推鹵

楯入土城。單于走大內。漢兵縱火爭入。單于被創死。康居服屬匈奴。雖惡其橫虐。然不得加刃於單于。故城垂陷漢兵代攻耳。此一段敘事如描。漢興而還未有如此大快人意者。

四年延壽湯上疏曰云云。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

讀史有大快事。必繼之有大不快事。腐儒輩迂拘之見。抑過盛功。使人悶悶。幸而此說不行。

成帝綏和二年皇太后詔太司馬莽。槀與御史丞相。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趙氏罪戾極多。特舉絕嗣之事。賜死有餘。何須命諸大臣。究治帝發病狀。而暴白醜事。當時無一人諫止者何也

世祖建武三年異曰。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

帝教異等驅賊來逼京師。英爽可仰。夫鎖江椎氷禦敵於遐遼。乃怯者之見。

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賜帛四十匹罷之。

西京之季。媕阿成風。新莽因得移漢祚。帝之使黨

光得遂清操者。欲以矯其獘也。四皓就徵而西京富巧宦。黨光高蹈而東京多節士。士之出處所係大矣。

顯宗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黼黻行部何事。至去襜帷。尤覺失體。帝之英明而有此命何耶。

七年均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已。

帝之綜核名實。而宗均尚有此憾。吏治之難可知。然細論之。一已之清固不足銷姦。而欺謾之習適足釀姦。爲害自有等差。

安帝永寧元年班勇對曰。中國置州牧者。以禁盜賊也。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臣亦保匈奴之不爲邊害。

邊將之任在攘斥虜寇。不能使虜不寇。而責權者遣事之孔棘。則責難於他。又欲使他保無後患。何責他之太重。而自責之太輕乎。

順帝永建元年詡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權歸臣下。則賞重罰輕。至府庫耗竭。勢也。故曰。桓

靈之重賦賣官。由孝和以下之喪柄。孝獻之遜位。由桓靈之虐政。

桓帝延熹九年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論者曰漢亾於黨人。然令陳蕃李膺等。阿附姦俺。則劉氏之亾何待曹丕。炎祚得延四十餘年。未嘗不由黨人維持名教。孝平之時。稱莽功德者四十八萬。可謂無黨人矣。而莽逞簒奪。則黨人之功可少乎哉。

靈帝光和二年球遷司隸。詣闕謝恩。因奏王甫段熲罪惡。陽球心術叵保。然因謝恩彈奏王甫等。極快人意。

中平二年陸康上疏諫曰云云。內倖讒康援引亾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

諫疏非激不入。雖引桀紂可也。況魯宣乎世祖禁上書言聖。而今也自聖自明。二主之所以異興亾。

三年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此等諸器。虛費億萬。都係百姓膏血。而曰可省灑道之費。宦豎之蠱惑暗主。大抵此類。

獻帝興平二年郭汜等曰。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

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

此時諸州不貢。特以冀青供給六宮。則迎駕亦非易事。然人心所嚮其利百倍於宮費。郭嵩等不知推權於皇室。即所以收權於天下。陋哉。

建安十三年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行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

琮諸將知告備則不聽迎降。故竢降議一決以節迎操。而始告之。小人畏死。每事不斷。而至賣主迎降則勇決不在人後。可怪。

十八年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權書不甚畏操之意自見。而操附之一笑。皆英雄手段。蓋急之。則荆吳相援。劉備襲許下故也。

魏紀

世祖黃初二年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云云。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

國之强弱。由士氣之張弛。非由兵之多寡。衆雖億萬。倒戈迎敵何益。殊怪季世君相。不養士氣而特愛倒戈士。

烈祖太和五年植復上疏。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

豺則戰。怠其皮之虎也。

是歲司馬懿西禦武侯。懲敗不出。有畏蜀如虎之謗所謂羊質虎皮。恐指仲達。

景初二年放資復入見說帝。　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官。不得停省中

劉放孫資之出燕王入奭懿。不過畐仍處中書。而曹氏之亾由此矣。宵人不顧國家。一至於此。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泰每一方有事。希簡上事。

將在外。從宜處置。則無羽書相望之煩。泰上事希簡。實爲難得。夫事事稟請者。皆由患失念盛。

甘露二年孫綝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

毋丘儉諸葛誕之舉鎮南附。在吳國誠爲拓地大會。孫峻孫綝不能有所爲可惜也。若在諸葛恪執政之時。決不傍視儉誕敗死。

元帝景元元年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云云。

充者到底姦宵。昭因此誅除。誠爲晉室大幸。後日暗主悍后壞亂天下。討其禍原。咸充釀成之也。陳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正議凜然。

晉紀

世祖泰始二年群臣奏易服。詔曰云云遂以蔬素終三年。

帝之終喪。蓋欲以矯當時奬俗也。非唯出於哀慼之至。

太康十年劉頌上疏。至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趣。然後得濟也。

法禁寬縱。當時大弊。然群宵所便。不得亟致釐革。觀頌言。時勢可知。

惠帝永熙元年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

魏明晉武皆不世出英主。平生奴視劉放楊駿等。而至大漸之際。爲之束縛。如出一轍。悲夫。

元康七年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此語在處士則可也。廣事暗主悍后。久處扼路。目視國家顛覆。不知憂之。而曰有樂地。眞個名教內罪人。

懷帝永嘉元年朱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元明季世。人長謀敵。而不長力戰。臨陣能忍者無幾焉。思清人之於祆賊。亦應不異元明季世。

四年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請遷都壽春。壽春遠虜境而得形勝。馥議可從。惜諸臣戀土。令帝受青衣之辱。

中宗大興元年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勒囚泰送於曜。曜謂泰曰。至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石勒不聽。斬準之和。囚泰送曜。義也。曜宜謝之。斬泰而攻準。準殺主簒位。天地所不容。安須甘語誘降。先是曜圍長安。索綝遣使請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今之處置。與此相反。或言曜恐準附石勒。然勒未貳而曜先疑之。則曲在曜矣。勒之叛曜不亦宜乎。

三年勒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

祖將軍目中無羯虜。所以處置得宜。

顯宗咸康四年慕輿根諫曰。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窃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用兵譬猶圍棊。下子一一出於他之所惡者。乃爲

高手。慕輿根姦邪。然其量敵有超衆者。

七年翔曰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云云。

虎用兵幽燕。而不暇西顧。晉之幸也。若分北師之半而伐壽。則巴蜀北附。巴蜀北附而荆州不支矣。

後日桓温西征。乃由有燕使之言。

孝宗永和元年憺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

是小兒强解語耳。昱鎮荆州憺爲軍司。則石苻擅來牧馬楚地矣。憺唯知温之難制。而不知氐羯之難禦。眼孔若豆。

五年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誅之。

劉石屠戮晉人。而晉人不能報。則生冉閔於其中而殲胡羯。天道好還。其信矣哉。

六年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中者。以爲中州可定。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辨。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

石虎之入長安。符洪說虎徙氐羌十餘萬落於關東。則洪意在中州尚矣。葢自漢光武都洛陽。洛陽常爲帝都。故洪以河南爲中州。而如陝西乃其桑

捽以爲傳檄可定。其志甚大。然以時勢畧之。慕容氏漸强。起於海角而臨河朔。則中州誠難力爭。又有姚萇陰覬關中。當是時設使洪不中刺客。率衆西入爲得計。

八年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冉閔在位。僅僅四年耳。然殉難者多於劉石。由此觀之。閔不唯長武畧。果有超劉曜符堅者。

海西公太和四年暐召評謀之。評曰符堅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絶二國之交。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庸人輒以我無能爲。期他無能爲。而不知大難來逼哀哉仲長統曰。後嗣之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亾。暐評之事邇此。

太宗咸安元年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至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

郗超才略不讓溫太眞。若早重用。則爲朝廷盡力。必奏偉績。惜乎爲溫所收。殆覆晉社。夫有能有毒者。若非用之。則宜除之。不用不除。則附他而肆其毒。張元吳昊西奔夏國。而爲趙氏巨害。可不畏哉。

烈宗太元九年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云云。

垂教丕西還。欲自取鄴城。其意可惡。然爲符氏謀。關左斷不可保。區區鄴都。非入於燕則入於晉。時勢如此。不如弃鄴率精甲西入保全關右。譬如豪商家計漸窘者。與徒爲飾表而促其窮。不若早沽却浮鋪。痛革家政則可有再盛之期。惜哉丕不曉屈伸之理。

十年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

世亂非才居上。則招酷禍。實如盛言。世治則不必然。

二十一年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由。

不知寒暑飢飽。何異水石。惠帝之愚。振古所無。而至安帝。又加一層。豈懿師昭炎隱惡之報與。

安帝元興元年裕謀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不如於京口圖之。

起兵利遠地常也。而裕利近地。目中已無桓氏也。

三年荆江諸郡有上表犇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

燃眉之急。猶仍表飾太平。抑何意乎。永寧之亂。趙

倫詐作齊冏降表。宣示内外。亦與此同。古人云諱死者不生。乃倫玄之謂也。

義熙五年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人言英雄欺人非也。英雄不欺人。故人信其言。人信其言。故有類受欺者。觀裕平盧循譙縱。休兵三年而滅姚氏。恰與答秦使語相符。

十二年裕遣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穆之一精悍能吏而已。知有劉裕。而不知有晉室。安得與文若並論。是適沾疾也。其曰愧懼發病。恐史官文飾。

十三年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云云。裕之入關。蒙遜怒之。勃勃喜之。北魏明元畏之。而怒者不得東下。喜者能入關中。而又終爲畏者之有。知畏也者人主一德。

宋紀

高祖永初三年上不豫。至群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告公也。祈私也。止私行公。類學道者。漢高之賜金

遣醫。不使治疾。達則達矣。然非得正者。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

晉宋奴視北人。所爭每在河南。而使北人終不得渡江。較趙氏之艤裝竢航海。强弱相懸。

太祖元嘉七年夏主遣使來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

夏主敗亾之餘。寄栖隴頭。而爲滅魏分地之約。意氣可嘉。趙宋以天下。稱臣奉貢於金虜。何不耻於赫連。

十三年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國王舉族遷於異域。從古所無。雖乖殉國之義。尚愈面縛出降。

二十七年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惜財而誤國事。其例不少。今玄謨惜敵財而誤國事。吝亦已甚矣。

垣護之聞魏師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至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

滑臺名城。及魏師未至。取而據此。則南軍勇氣百倍。必能摧挫佛貍。惜乎玄謨着着皆錯。

上以王玄謨敗退。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此役東軍雖敗。西軍連捷。羌胡送欵。若誅玄謨等。別選才將而遣之則關中及大河以南。收復非難。惜帝長於治國而拙於拓疆。魏主與帝書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實帝頂上針砭。

二十九年沉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劉興祖上言云云。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慶之興祖。所見相反。興祖聞佛貍見弑魏人危懼。以爲單師直入。中原可復。慶之察太子逆謀。以爲雖遭難遭之時。不宜動衆。帝兩不用。故師出無功。

而有合殿之變。

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爲道人統。

太武廢佛五年。而嗣主親爲香剃。香剃邦語其後有周武帝。廢佛四年。唐武宗二年。金教東漸。一千七百年而中間廢佛。唯有十一年而已。三武之雄。不能廢之。却熾其炎。則佛之難去。固非楊墨之比。特怪印度者釋氏本土。闔國一教二千餘年而夫洋夷何物容易廢佛。至今令無再燃。豈洋虜之才果超於三武乎。或丁佛法燼滅之運而然乎。

世祖大明四年前廬州內史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

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朗向所言。切中時病。在六朝爲有數文字。帝翻怒
之令自解去職猶銜之弗置。誣罪暗殺。帝之惡忠
言。亦已甚矣。
八年興宗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阿順法
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
江夏以叔父之尊爲首揆。受遺輔政。則黜戴法興
等。易於一彈指。何爲阿附戴巢。而誤其身。
太宗泰始六年納江智遠孫女爲太子妃。令百官皆
獻物。

國有吉凶。臣民勞力可也。獻物乃不可也。是等粃
政。多昉於六朝。
泰豫元年遣使齎藥賜景文死。手勅曰。與卿周旋。欲
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
帝殺盡諸弟而及大臣。殘忍不異世祖。而其不同
者。世祖惡而殺之。帝愛而殺之。愛而殺之。故如在
鐵桶中。雖知其死。無由逃避。慘楚殊甚。
順帝昇明元年越騎校尉王敬則夜著表衣扶匐道
路。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
太宗爲蒼梧。羅織諸王大臣。置之鐵桶中。何圖齊

祖廣布耳目。還置蒼梧於鐵桶中。釋氏報應之說。有不可誣者。

齊紀

太祖建元元年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亾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帝曰云云

瓛何所見而有此言乎。帝亦何所感而有此歎乎。畢竟妄言妄歎。以駭俗耳也已。

高宗建武元年顯宗曰。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

試論人才多寡。六朝三百年遠不及三國五十年。乃由門地俗習誤之。顯宗之論。似磯非磯。

魏主欲自將入寇。中外戒嚴。

蕭鸞以疏族篡立。齊人不服者半。實蕩平好會然魏主向藉南伐而遷洛陽。代人雖苦之。思鬥戰之危而從之。則以遷都代南伐也。未幾又驅之南伐。譬猶沽物而復奪其直。此舉無功宜矣。

三年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乙酉。

是等矯飾害於風俗。人主遭旱。減膳撤樂。修整政刑可也。

和帝中興元年于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

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

魏政浸衰。自烈父子。烈不聽虎賁執仗於禧。忠不與官物於詳。事類鯁直而實出於邀信一術。要之漢張放唐高力士之儔。而狡黠邁之。

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

梁武不請魏援。高於唐高祖數等。見下文元英源懷等累表請乘釁南伐。當時若請援。其害可言哉。

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取郢徑趣建康。梁武初計。此際何容由豫。歷觀創業之主。皆屢危困。然後始克成之。唯梁武自起兵至登極。未嘗甚勞心力。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無一事不如意。討其所以能然。乃因器使王茂韋叡劉坦張弘策等皆得其宜。余於南朝諸主。兵略推宋武。智略推梁武。

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

僧珍後受呂姥之名。其人可知。而此際戰功不少。蓋將士勇怯。職主帥之由。

梁紀

高祖天監元年沈約曰。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方更同公作賊。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

約以受禪爲作賊。以不除巴陵爲虛名。則知篡位行酖之爲非也。知非而勸之。其人可信乎。約畢生不上台司。又不得出鎮。遭譴發狂死賜惡謚。良有以也。

十五年初魏世宗作瑤光寺。至是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

當時梁魏競崇金教。巨刹遍於天下。而其所尚有少異。梁崇佛而及僧。魏崇僧而及佛。故禿顱作亂。北甚於南。臺兵軟弱。南甚於北。

十八年。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云云。

梁武見四貴專權。而知齊將亂。招聚驍勇。終代齊室。歡所見正相同。英雄明於事機。若有三眼。

普通元年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

朝議之不決。非議之難決。以待行賄故也。乂騰等責重賄於異域人。則其於廷臣可知。

大通二年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利實敗俗實如稚表所論凡鹽茶銅鐵等非官司之則爭訟不已

詐言防衛抱帝入帳殺劭及子正

榮之起兵以誅儼紇爲名而及入洛不復搜捕二姦反殺無罪朝士二千人人心攜貳不亦宜乎

中大通元年慶之諭將士曰虜衆三十餘萬不可與之埜戰當及其未盡至而急攻取其城而據之

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嚴敵也陳慶之以客兵七千一鼓拔之據其城而擊走天穆大衆自此所向皆捷未匝月而取三十二城勇銳可駭余謂梁朝名將前有韋叡後有陳慶之

三年乾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

元忠之舉兵逼殷州高乾之來救斬羽生無一不出於歡授畫而曰今日反決猾甚

大同七年泰欲革易時政蘇綽贊成其事

一洗流弊便於君於民而唯不便於官吏故倡釐革者輒爲怨府如晁錯楊愔皆是蘇綽之先黑獺而死幸也否者綽亦必不能逭朝衣金眼之慘

大清元年上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襟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曰陛下得之者如此。則昇言匡信晰矣。人論其姦。帝察其佞。而尚用之。絕不可曉。

二年蕭介上表諫曰云云。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帝知朱昇之佞而不能斥之。知蕭介之忠而不能用之。夫知而不能陞黜。則與不知同。

朱昇等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傅岐獨曰云云。當時梁廷諸臣。如醉如睡。其能看破高澄姦謀。唯有傅岐。帝利景降。又利澄和。而直歸於景。曲歸於帝至喪社稷悲夫。

上使朱昇宣詔答景曰云云。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景反於壽陽。

跋賊意在奪金甌。而昇欲以金繒銷其反謀。猶投飯團於餓虎而求搖尾。安得不爲之攫闕乎。

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昇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

昇從前罪惡姑舍諸。唯以撤備招賊一事論之。伏死有餘。宜鳴罪行誅。以慰援軍將士之意。非求弭兵於景。太子請俟賊平正罪。適足貽笑千載也

三年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特贈尚書右僕射

志士喜姦宵伏誅。甚於其身登庸卒而終於窻下。兼得特贈。則孰不懷憤恨。帝故挫士氣。而責援軍力戰。難矣。

讀史劉記補編卷上終

讀史劉記補編卷下

羽倉用九士乾著

陳紀

高祖永定元年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

安都梁室大臣。聞帝簒位。盍與王琳連和共奉永嘉而討建康。知戰無名而爲囚虜。愚甚。

高宗太建五年令萱曰。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比來觀之大是姦臣。

當斛律光猶在。群宵黨結。力圖傾光。光死而舉朝

無君子。則斑斥元海。令萱逐斑。姦細相傾。不啻仇讐。夫群宵黨於內。群盜結於外。國勢雖危。尚有可爲。至姦圖姦。盜攻盜。無由復措手矣。如漢唐季年亦是。

長鸞尤惡士人。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

權要威稜傍看可厭。然權要實厭士人。請託而作斯惡模樣也。士人之可厭甚於權要。

十二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勒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十萬。

義軍盛矣。若使孝寬與迴合兵西向。則誅楊堅非難。武人暗於大義。往往如是。

周鄖襄公韋孝寬卒。

孝寬破義軍後三月而卒。悲夫患失一念。僅得三月之榮。而遺臭千歲。

隋紀

高祖開皇十四年勑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音聲。有如歌詠。

自古無功德。而徒以虛飾一天下。唯有新莽與隋堅。而莽尚知倣古。帝以此等醜俗事文太平。尤劣。

二十年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至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帝意欲藉祥瑞以服衆心。而病景長無驗。故加丁課而信之。呆甚。

仁壽三年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通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

文仲子太平十二策不傳於世。可惜。觀對素語及唐代英傑多出於其門。決非仲舒子雲之儔。必也賈生流亞。而才之粹或邁之者。

四年王頍說諒曰云云。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

太子弒逆。天下人心迷於所向。當時舉軍長驅直入關中。事或可成。夫作亂至危也。今犯至危。而圖萬全。兼用二策。不敗何待。

煬帝大業十一年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

符生高洋。暴戾已甚。然亦勇於分死。未有怯懦如帝。而草菅人命者。

唐紀

高祖武德元年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趙公世民曰云云。引軍還。

飛棊與飛棊對。則兩不得逞奇。世民之與李密交綏而止。有類於此。

二年世充以蘇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陽尊名望。以欺士庶耳目。姦雄之常也。威外有清名。而內實脂韋。洵稱其選者。威在煬帝時。抗言不撓。極類正士。而自一事化及。醜態百出。若別人然。及老戒之在得。威之謂乎。

五年上曰和與戰孰利。封德彝曰。若不戰而和。示之弱。明年復來。不如擊之。既勝而後和。則恩威兼著。

德彝姦宵。其人可惡。其言可取。

七年或說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多子女玉帛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長安固富子女玉帛。然亦重兵所萃。我弃而遷樊鄧。則彼旋來樊鄧。徙江左則來江左。非至六宮航海。寇害終不止矣。余謂帝之得天下由秦王。不喪社稷亦由秦王。

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退寇用金帛而不用兵革。孰不知其利。但病行賂

而冦來愈繁耳。往聖膺懲。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太宗貞觀二年或請修古長城。上曰突厥骨肉相攻。以在旦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修塞。

明年果破突厥。又明年擒頡利。刷蕩磧北。蓋帝目中無突厥尚矣。

四年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

帝舉用胡人。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等。寫誠盡忠。數奏殊功而明皇倣此。則有安史之變。田承嗣僕固懷恩李懷光等相嗣叛亂。蓋非超絶英主而用胡人。必釀巨害。

六年上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

君子必引君子。而有僞君子。不能時無誤薦。至小人所引。絶無不小人者。滋蔓如穢草然。

十八年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冦。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云云。

帝之伐高句驪。滿廷諫止。唯勣承迎勸成。頗類慕容垂慫恿氏主南伐。其後勣一言而定武氏坤位。其幾已見於此。

十九年上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馹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

此役雖克十城。所得不償所喪。其命爲祀。益見無我。若在尋常主。非誇得地。則遷怒矣。

高宗永徽元年執車鼻可汗至京師　於此突厥盡爲封内之臣

漢元之滅匈奴由武宣餘力帝之臣突厥緣太宗剩威

乾封二年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

帝非時無嘉言善行但如秋螢乍明乍暗何則天后光宅元年仁軌上疏辭以衰老。因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太后慰諭曰云云。

仁軌向有一堂數天子之諷諫。則今不可無此規戒。太后天資嗜殺。然其所惡。半青半黃之人。而在到底忠直者。未嘗加刀鋸也。見仁軌陷李敬玄姜嗣宗。決非忠直者。然而欺得鬼婆。智不遜于謹徐世勣。

神功元年璹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李嶠曰。我族貪而無信。不如治兵以備之。

天下無事。不才在位無妨。若其有事。非才人不可用。而才人者。類耻行賄。而刺舉不避。璹再思之欲依其所求給之。非畏吐蕃。乃惡才人翺翔也。

聖歷元年黜啜移書數朝廷曰云云。

所與金銀器非必行濫。繒帛非必疎惡。穀種非必烝過。而褫突厥所與緋紫。當也。彼以爲言何哉。左衽之不可與交如此。

中宗神龍元年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云云。

英主除姦。不必究其黨與。却得才賢於其中。周武之於宇文憲。太宗之於魏徵。是也。柬之暉不納季昶忠告。乃以周武太宗待帝也。正士往往有斯失。

玄宗開元二年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至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

太宗及帝。皆以有功奪嫡。故於諸王。唯厚貲給而不使知外事。猜忌亦甚矣。祿山反闕。諸王駢首就戮。類鵞鴨者。乃由長枕大被誤之。

十五年吐蕃曰。明府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

賈師順一縣令。而能捍禦吐蕃傾國之師。絕奇。其

示貧瘠而却之。尤奇。

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諠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云云。

金吾鷙職也。若不能遏坊民。黜之可也。何要令縣丞代制止。即能制止。有虧於政體。宦者作事往往類之。

二十五年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

稔傷在昔所無。後世往往苦之。乃由風俗趣奢。命增時價。不如痛刷侈靡。

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告云云。

國家將亾必有妖孽。惟夢亦然。梁武之夢得中原。因納侯景而亾社稷皆是。自帝一夢玄元。往處白晝現形。豬龍亦夢李靖李世勣。眞夢魅世界。

天寶十載上聞後宮歡聲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

此等呆事。雖中主無樂之之理。況帝乎。其喜之不過取歡婦女。然人主而取歡婦女。惑已甚矣。

十三載李宓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軍士戰沒。即得不聞。主將被擒。何以掩得。蓋由林甫仗馬喻向啞廷臣耶。

封常清帥餘衆至陜。

常清寇將。祿山部下除史思明田承嗣外。不見其匹。此役以白徒募兵。當百戰勁卒。安得捍禦。然見累敗之餘猶能成軍。決非中風哥舒之比。令常清守關阨。必能咬住賊兵。

肅宗至德元載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

昨日處九重時。何知目斯荒涼景狀。又何知貴妃國忠死於馬嵬將士擁立太子。併觀咸陽老父進言。恰爲春夢晨鐘。

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云云。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

從駕將士。不知妻子存亡。又聞留者擁立太子。則其懷去就流言不遜。亦人情所不免。苟非明皇諭詞出於至誠。必生一大怪事。英主雖耄。處置不凡。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踵其後。至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

思明九門之戰。何等大敗。在常賊逃散無遑。其收

散卒而踵郭李。再敗沙河。仍復踵至。豈非勁賊乎。二載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

復闕之後。回紇肆掠。乃因立約不得宜。高祖之約突厥。獨許金帛。是以其害不深。

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

帝迎駕之際。事事得宜。讀來令人感泣。惜乎爲張后李輔國所誤。孝道不終。

乾元二年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

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而當石橋而進。則將士之意在戰。而不在河陽。是以部曲堅重。賊之躡而不敢逼。亦察光弼意在必戰也。此行兼運油鐵等守城諸物。非光弼審於兵機。安得全隊入城。

代宗廣德元年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云云。

柳疏曰。將帥叛陛下。公卿叛陛下。三輔叛陛下。試考當時景狀。未必至如此。蓋忠臣憂國之切。言或有類已甚。即冀其苗之碩。則莫知其碩也。與元振

不聞蕃寇而誤國事。其意正相反。

二年抱眞對曰。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

是抱眞微言。意冀帝察朝恩肆橫也。帝特用子儀而不斥朝恩。乃同高宗之撤殿鏡而不去武氏。

德宗建中三年遣中使卽軍中斬愼皐爲之論雪。未報。會江賊入寇。皐遣愼擊破之。

曹王未得其報。而遣在大譴者擊破江賊。膽決可稱。唐宗支蕃滋。而其功績赫著唯有曹王。韓碑極力述之。亦深欽慕其忠智也。

四年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

代宗時藩鎭跋扈。然無僭號者。至此四鎭相王。李希烈朱泚稱帝改元。無復忌憚者。天下人心去皇室故也。而其至此。乃由盧杞延齡等誘帝邪徑。

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

帝於盧杞延齡等。推誠不疑。善聽其言。何得不致患害。已不能辨忠姦。而悔推誠納諫之致患害。無謂甚矣。古人論帝曰鄙暗。寔爲確評。

興元元年懷光三令其衆不應。竊相謂曰。若擊朱泚。

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

哀痛一詔。能回人心如此。興元復辟。諸將之力居四。詔文之功居六。

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至遂連營而進。

王武俊之崛强於帝室無虞之日。而歸正於奉天危急之時。見幾之明。度越時輩。夫將暑市扇。將寒市炭。不免饒商之笑。

上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贄以爲吐蕃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

是與何敬容獨恨侯景不死於魏師同案。帝之宜憂而喜。宜喜而憂。憒憒亦已甚。

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談守盈。

唐宦官關與外事。師出監之。使出副之。故往往隕命於外。然以其與外事。人才多出。如楊復光曹知慤張承業。亦漢明所無。

貞元元年上曰。然則卿以何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

李璀白懷光之反。一死判之久矣。帝愛璀而求其不死則可也。至曰何策自免。則毫不察璀赤衷也。

二年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

滉捐資二十萬緡。而令汴陳二帥入朝。因得江淮運米大至。又因得兼要職。夷考其所爲。有才有守。洵是一時良相。

三年韓滉曰。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

當時主和者張延賞。主戰者李晟。而以延賞有寵於上。滿廷動以洪費難支爲解。滉之所請。尤快人意。

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

延賞推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巧佞可惡。及讀後段吐蕃劫盟。延賞慚懼謝病。頓覺心下豁然。

初尚結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併獲罪。

吐蕃土疆。以今度之。西北接鄂羅斯。南邊印度百爾齊亞。而多有三國地。是以其人狡黠。夐邁突厥回紇。視劫盟事。其他可推知也。

八年贊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

武后聽士庶自薦。濫矣。然以綜核稱否。刀鋸擬後。

才能盈廷。莫盛於此時。夫裴度裴洎李絳温造柳公綽杜黄裳等。皆見於元和。而當時無名。豈非銓司過慎所致乎。畢竟覈之於舉前。不如覈之於舉後。武后之法可取。

流俗之獘。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人主無賢不肖。孰不欲防禍難於未然。其耳雷眉火。始得知者。皆由臣庶度惡聞而小其事。此獘最害於邊事。

十二年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奉天之禍。非起於聚斂邪。是之不思。仍事聚斂。而不再失社稷者。乃由鄴侯宣公拾補。

憲宗元和二年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爲學士。居易樂府。詆譏時事。在尋常主。必興詩獄。帝之寵擢清職。卓不可及。

四年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罷爲太子賓客。擢李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絪未必姦。藩未必忠。然貶循默。而陞敢爲。則群才競進。其不甚勞心目。而致朝政悉舉。乃英主之事

也。恢復河朔。已見其端。

十二年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建其軍節。將其降卒。而不疑蔡人之意晰矣。不須撫諭而銷反仄。尤妙。

十四年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德宗所聚斂。興元以前金帛。舉爲朱泚僭稱之資。貞元以後金帛。乃爲帝恢復河朔之用。

文宗開成元年劉從諫上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藩鎮之職。不唯治其疆土。朝有螟蠹。奚得契然。從諫之暴白仇士良罪惡。韋皐之極論王叔文姦邪。皆有古霸者之風。

太和四年僧孺曰。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不必計其逆順云云。

載義忠順。有平滄景擒奚王之功。今爲反將所逐。而朝廷厭費仍與旌節於反將。則天下諸鎮孰不懷貳。僧孺之議。一一不稱人意。

五年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

維州天險。而爲吐蕃入寇之咽喉。安得輕易弃之。
僧孺與旌節於志誠。而諸鎭睽貳。歸維州於吐蕃。
而四夷懲降以私怨誤國事。其罪擢髮不罄。
七年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
唐代詩賦盛行。人束經史於高閣。此議洵爲救獘
針砭。荆公行之滿朝僞君子之日。不辨時勢也。
武宗會昌三年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
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隷昭義者。委兩鎭攻之。
鎭魏陽附朝廷。隱以昭義爲西障。其力攻昭義。乃
因贊皇有此言。公嘗謂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果然。

懿宗咸通二年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
則衆共弃之。
宣宗猜忌。劉創國脉。承以帝之昏惰奢侈。以國形
狀具備。然而未至忽諸。乃由士氣維持。
五年令狐綯爲其子滈訟寃。貶劉蛻華陰令。敕曰。雖
嘉謇諤之忠。難逃疎易之責。
是以敕詞諷諫者。翰苑有人。唯如君相憮然何
僖宗乾符六年崔安潛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
講射莫善於打獵。若不得打獵。則射走丸。尚勝射
植靶。

中和二年用之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輙隨而拜。

人至得意。才氣隨而銷亾。然未有如高駢已甚者。駢在交。每戰大捷。雖古名將不之過也。在荆在蜀。罪多功少。而鎮楊州。頑然叛賊。晩爲呂用之愚弄。受子弟甥姪同坎之僇。愚極矣。

昭宗光化三年全忠猶豫未決。李振曰云云。全忠大悟。遣振如京師詢事。既還又遣蔣玄暉與崔胤謀之。李茂貞李克用之討田令孜。彼挾天子出走。故不得究兵力。今季述等恣行廢立。取而誅之。易於殺孤豚。温何不投袂出師。而遣李振。遣玄暉。又召程巖。因循數旬。而失難遭之好會。是温所以下於操懿。

天復元年崔胤陸扆曰。禍亂之興者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此議行之於黄巢以前。則爲至策。今也權在外鎮。宦官賴岐。宰相恃汴。則令宰相司禁旅何益。適足以促朱三篡奪。

三年守光僞與之和。設幄犒饗。酒酣伏兵執之。虜衆大哭。契丹以重賄請仁恭。然後歸之。

仁恭以盧龍一鎭。酷虐契丹。而彼不能報。石氏以天下。稱臣奉貢。而徵求不已。是足以見虜情者。

後梁紀

太祖開平元年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鎭之。

以有蹉跌。急於受禪。足知梁祚不永。

均王貞明五年傳瓘使散沙於巳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

是同兒戲。然因得大捷。可異也。讀晉梁確鬥而及此。令人啞然。

龍德元年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曰云云。

文禮之乞援。欲引契丹而攻太原。在梁爲大好機會。設不能滅朱邪。河朔可復。趙張輩疑文禮之持兩端。而不知其持兩端。卽由危梁援不出也。

後唐紀

莊宗同光元年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招討使。

趙張輩雖宵人。亦知國亾在旦夕。然而貪賄不已。其意絕不可曉。或圖遁爲富農乎。將轉賂以媚新

朝乎。而死於段凝舌頭。可笑也。賈誼曰。貪夫殉財。乃謂此輩。

諸將以爲。今東方諸鎭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若先廣地。東傅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

帝孤軍單入一舉報讐誠不刋之良策。雖然朱氏積弱。從或者之言。亦足滅梁。但有成功蚤暮。而梁未滅。則帝亦不死於軍亂。何知失計之不爲得計。

段凝杜晏球上書。僞梁要人。至不可不誅。

趙張之罪。固不免斧鉞。然議出於凝等。則趙張亦不伏矣。凝諂事趙張。因得爲招討使。國亾則嫉其

納賂而陷之爲鬼爲蜮。眞宵人中至宵人。

二年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幸洛陽祀南郊。從之。

均王郊祀於國家危急之際。不得時宜。帝何踏覆轍。且也祭天用仇家儀物。非致敬之義。其後毀卽位壇而爲毬場。亦出於喜省費。苟喜省費也。不若止郊祀毬場。

崇韜曰。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鎭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

崇韜身兼將相。其銷反仄。豈無他術乎。受賄爲策。

余不取也。及帝祀南郊。首獻錢十萬貫。尤非大臣之義。不如辭拒諸鎮饋遺。告曰天子將祀南郊。宜獻爲助祭費。如是則義正。而反仄自銷矣。

三年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

河朔諸鎮。以僅僅數州之地。抗拒王師。視王氏之受兵同摧朽。强弱懸絶。葢往時諸鎮。據地雖小。州出悉爲軍資。州民悉爲戰士。而無僭國百官六宮之虛費故也。朱梁沙陀卽位。則不免兵威稍衰。況於邊陲諸僭。

帝以軍儲不足。訴於群臣。

賄遺公行。莫盛於此時。而府庫匱乏。亦莫甚於此時。帝意欲以受賄濟其匱。而不知受賄卽爲致匱之源。葢百姓之賄守令。守令之賄貴要。貴要之賄宮中。孰非有所利。故入宮中者數萬緡。則入貴要守令者不下數十萬緡。而州縣土出之減者。歲數百萬緡矣。得數萬緡而喪數百萬緡。安得無國用不給之患。帝之招賄濟匱。乃添薪求止沸也。

明宗天成元年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命副源將親軍討鄴都。

紹宏者嗣源內援。其勸莊宗而遣嗣源。若似初知有軍亂擁立之事。而嗣源亦察其意矣。此際果多隱事。惟以嗣源在位之久。其事掩得爾。然姚坤之使契丹。言帝所以卽位之由。虜主折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是似得其實者矣。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

儉德如帝。歷代諸主所無。然論其無用。教坊百人亦不可以已乎。

潞王清泰元年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

莊宗以軍資不給喪國。帝亦蹈故轍。沙陀每苦匱乏。乃由賄遺盛行法度墮壞。

後晉紀

高祖天福元年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楊武谷而南。捍禦外寇。莫善於强節鎭之兵。而御節鎭無法。則有引寇反旌之患。

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竄匿者皆還復業。

唐之復二京。諸將不能禁田紇剽掠。而知遠能制

御契丹。軍法之嚴可想。若委兵事專掌北邊。則獷虜安得肆橫。但其不利嗣主乃未可測。雖然等喪天下。與之契丹。不如與之知遠。

四年知遠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耻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表辭不受。帝怒云云。

同平章事人臣之極。然與重威同制。則知遠不受。重威凡劣可知。帝非怒知遠卑妹壻。惡砥節者之有妨於事虜也。

五年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賄力將匱。

石氏財力。百倍於契丹。一旦閉使。則彼先我疲憊。彼已疲憊。必昧一來毒我。我清塹堅壁。別遣輕騎。據險絶後。縱彼得北還。諸部離叛。我乘釁而發。滅虜非難。維翰曰。賄力將匱。是以契丹爲難搖之國也。不類智士之言。

安彦威入朝。上曰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

帝不唯夠事契丹。見屈節奉虜徵者。則稱爲忠爲誠。務導人於無耻。其後齊王北遷。諸鎮袖手傍看。無一人迎駕者。乃無耻之熟也。

六年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彥詢之使乎穹廬。意有別敕容告將討重榮之意也。不然彼奴視晉主。此等汎辭。安得霽虜主之怒。

七年帝寢疾。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

國家多難。立長君常也。而帝憂齊王不能臣事契丹。又憚大臣異議。故未顯言寢疾始見其意耳。道無苟息氣節。晉室大幸。否者殿廷蹀血。其變可言哉。

齊王開運二年契丹主入太梁。謂李崧等曰。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是泛語也。此時設令晉使十來。虜主決不休南伐。其言不過嫁民怨於晉主耳。

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云云。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雖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小人軟熟爲常。故見毅正丈夫。則翻惙之。位下毀爲不遜。位高誣以謀反。而至朝無君子。

後漢紀

高祖天福十二年旣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

契丹勢稍沮。

契丹之滅石氏。天下諸鎭上表稱臣。而有涇不受命。秦斬使者。則四面改圖。共逐契丹。二鎭之爲掃膻稱首。其功不細。

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

帝不遮擊虜主北還。尚有可誘。至計晉主過恒出師迎之。其罪難逭。漢祚至短。非唯由用刑深酷。隱帝乾祐二年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見。卽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爲留主。

守恩罪惡夥多。固當褫職。威不之舉。亶怒慢已而行黜陟。示威權一術。

後周紀

太祖顯德元年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

此時後軍未至。衆寡不敵。而世宗之憂敵遁去。趣軍亟進。目中初無漢契丹也。所謂視不勝猶勝。世宗有之。

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騎兵遁步兵降右軍潰散敗形既見。然而能收大

捷。乃由匡胤等力戰。而匡胤等力戰。乃由帝親冒
矢石。可知戰者尚氣。而臨機制變。咸生於氣旺中。
夫初期不勝者。心先死矣。安得不致敗衂。
世宗顯德二年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云云。
朴策僅僅四百餘字。而戡定次第。打筭盡矣。眞是
王佐奇才。杜樊川罪言後始見此文。
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
百三十六。
唐武版圖之廣。殆倍此時。而其所毀不過四千六
百餘區。則帝之斥異端。其亦至矣。

六年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
發兵撓周邊。
契丹乞援兵於我。唯此一見。周師之彊可知也。天
若假帝數年。刷蕩紫蒙。何難之有。可惜可惜。

讀史劉記補編卷下 終

邨嘉平刻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